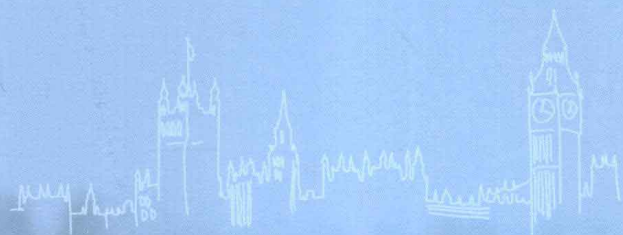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短发
夏天

作品

不一样的， 月光



我们就这样伤害了彼此，也成就了彼此

你是我如月光般的恋人
那么美那么好，可是我再也碰触不到

悲剧
女王

【短发夏天

再创催泪指数新高

泪吟心碎版《怦然心动》

甜蜜相慕 / 无望背弃 / 迟到的回心转意

断了线的初恋爱，悲叹青春最酸楚最凄伤的别离

那些夜晚的月光铺满操场，如今天的思念一样绵长，是每个人格刻记忆里初恋的芬芳……

随书附赠
特制月亮情诗书签

首次曝光
短发夏天 “致失恋”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不一样的， 月光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一样的月光 / 短发夏天著. — 南京 :
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 7
ISBN 978-7-5399-6279-5

I. ①不… II. ①短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12650号

书 名	不一样的月光
作 者	短发夏天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花火工作室 (长沙)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楼兰筱阁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00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3年7月第1版,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6279-5
定 价	21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

你最终还是离开了我 / 001

我就是这么爱他，因为爱，他的错也是对，对也是对，一点点温情就如同是一个盛世，一句问候也像是情话般好听。

第二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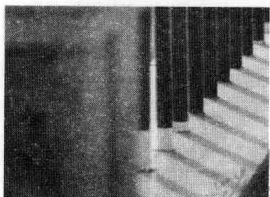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我可以好好地生活 / 024

他淡淡地从我面前走过的侧影，在记忆里被阳光照得如同一个幻觉般单薄且透明，可是那莫名其妙的青草味却一直在我的鼻翼前徘徊，钻进我二十岁的灵魂里、我的心里。

第三章

幸好我们还可以长大 / 044

这是没有顾斐的世界，所以它不温柔。然而我忽然有了力气，去对抗那些从前令我害怕的事。我长大了，总算，终于，幸好。





第四章

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/ 065

虽然我没有为他做过太离谱的事，但他却是陪伴了我那么久的人。爱也好，恨也好，当十年二十年以后，我回忆青春年少，依然是绕不开这个人的。

第五章

当爱已成往事 / 088

如果不是他来找我我大概永远不会主动追他的，因为我不配，我自卑，但我又羞于承认。现在让我再重新追回他，我更加没有底气。那么多年的感情又能怎样？没了就是没了。

第六章

而你还爱着她 / 110

我甚至怀疑照这样下去我将来是不是还能嫁得出去，回到我的家乡，那么我未来的老公就要永远顶着顾斐带来的压力；搞不好我连嫁妆都不会有，我未来的老公只能养着我这么个身无分文的废柴……

第七章

你不在的时候我正忙着长大/132

一想到你抛弃过我我就恨不能将你碎尸万段。我害怕下一次你还是会这样离开我，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不是吗？

第八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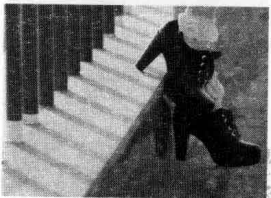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了爱情我们还有友情/157

请不要假装自己不需要真情，我们人人需要，无论是友情也好，爱情也好。我们都需要生病的时候有人端上一碗热汤，或是痛哭的时候有个依靠的肩膀。可是这样的感情不是说有就有的，你总得付出点什么，才能得到它。

第九章

战斗到最后/181

可我还是没有办法逃掉顾斐给我撒下的屏障，曾经那个屏障像一个保护伞，而如今那个屏障对我来说却像是牢笼一般。





B U Y I Y A N G D E Y U E G U A N G

第十章

时间是怎样爬过我皮肤
只有王菲最清楚/203

真糟糕，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我失去了一个对我来说多么重要的人，爱情到来的时候总是鼓舞人心，离去的时候却冷漠残酷，将我们抛在荒野之中置之不理，不允许我们以别的身份或者形式来相见，甚至不允许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吃这顿饭。

第十一章

我们总得学会去爱/ 225

有时候人生就像是一个游戏，就像《西游记》那样，整整八十一难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，过去了，才能遇见自己的佛。

第十二章

once in my life/246

我记得你的眼睛，像诗一样曼妙而甜蜜，铺满了整个山头的月光照耀着你，令你变得雪白，且美丽；我记得你温柔的嘴唇，在讲着甜言蜜语时一翕一合，如同蝴蝶的翅膀一样振翅欲飞……我记得你的声音和你的容颜，你在伸出手触摸我时凸出的锁骨形状；我记得你在下雨时打开的伞，以及夏日艳阳下身上清香的青草气息。你是尘世里的一粒尘埃，却又是我的一整片宇宙。

第一章
你终于还是离开了我



我就是这么爱他，因为爱，他的错也是对，对也是对，一点点温情就如同是一个盛世，一句问候也像情话般好听。

昨天的梦里有你。

虽然我知道醒来后又是新的一天。

梦里还是那条长长的走廊，灰色的水泥地板，旁边是一间接一间的教室。只是在梦里那些喧闹而又年轻的脸庞都不见了，时间忽然就变成静谧的午夜，月亮将大地照得雪白，如同一个轻盈而又纯净的秘密，只要有一点点声音，那秘密就被发现。

你还是老样子，干净整洁得像是面包店里刚出炉的面包，带着甜丝丝而又温暖的气息。只是这一次你没有走向我，你侧对着我，趴在走廊上看着天上的月亮。我小声地叫你的名字，你就像是没有听到一样，依然注视着空中的虚无。我不得不提高声音，大声唤你：“顾斐。”

你这才缓缓地转过脑袋，看了我一眼。

接着你转身，背对着我离去，身影消失在墙角的阴影之中，于是忽然之间，走廊上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梦里的我注视着你离去的那条路，视线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以至于走廊变成了一条细细的带子，其后引入眼帘的，是宽阔的操场和红色的四层建筑物，操场四周例行种着茂盛的植物，时值夏日，所有的花都盛开了，一团团夹杂在繁盛的叶片当中，像是一张张脸，事不关己地看着我笑。

连它们都知道我没必要出现在这里，顾斐。

而我想念你，顾斐。

一切又是怎么开始的呢？第一次见到你是什么时候呢？如今的我已经都记不清了。记忆总是很玄妙的，那些我们发誓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事情到后来只剩下一点模糊的印记，而那些我们从不觉得重要或特别的事情却清晰得如同是昨日，一如那条走廊。

高中的时候我总是一下课就出现在走廊上，来往反复地穿越人群去寻找顾斐，或是等待他来找我。那个时候我们在谈恋爱，顾斐总是穿着白得发蓝的干净的衬衫，领子被熨烫得很挺直，像他整个人一样看起来立体而鲜明。他总是一见到我就笑，遥遥地问：“又拖堂了？”

“嗯，老师说我们太笨了，一句话要讲十遍才能听得懂。”

“是你太笨了才对吧？”

“才没有！”

我不满地尖叫，而他笑了，很自然地接过我手中的书包，跟我一起朝学校外面走。那是我们高中的第一年，班级是按学生名词排列的，顾斐在一班，也就是所谓的尖子班。而我在十一班，几乎是倒数。从学校走出来是一条窄窄的巷子，马路两边种着高大的枫树，秋天，整个地面都是金黄夹着锈红，异常美。顾斐拉着我的手，落落大方地带我去附近的零食店吃东西。那时候我很喜欢吃那些廉价又美味的烤肉，顾斐心里不满，却从来都不说，总是宽容地站在一边看

着我吃。末了，他从口袋中掏出纸巾替我拭擦嘴角，说：

“瞧你，一点女孩子的样都没有，怎么总是吃得脏兮兮的呢？”

“你才脏兮兮！”我说。

跟顾斐斗嘴，我从来就没有过别的句子。无论他说什么，我都说：你才什么什么。顾斐有时候很忧愁地看着我问：“你说你这么笨，将来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反正你在，你够聪明就好了。”我厚颜无耻地回答，他就笑了。

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我们会一直在一起，我也不知道我莫名其妙的坚持和自信是哪里来的，就是觉得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的。年少的时候我觉得一辈子很快的，眨眨眼，我跟顾斐就可以变成两个老人，满头白发地坐在一起晒太阳。后来我才发现一辈子其实很长，长到连老去都是奢望，谁也不知道那该死的日子什么时候可以过完，好让我们终于可以手拉着手死在同一个棺材里，儿女成群地站在一旁为我们哭泣。

但那一天最终还是没有到来，我们甚至没有等到彻底地长大。

因为五年以后，顾斐就跟我分手了。那一年我大二，在广州大学城的江边对着天空哀号：“顾斐你去死吧！我恨你啊！”

蒋令蓉和杨洋唯恐我会跳河自尽，连忙拉着我大叫：

“婉真你小心一点啊！掉下去了我可没办法救你，我不会游泳啊！”

杨洋则说：“虽然我会游泳但是因为失恋而轻生的女人不值得我下水，秦婉真你最好还是快点振作起来吧，不然我会瞧不起你的！”

她们是我在大学期间最好的朋友，一个大家闺秀，一个刻薄淘气。我松开她们朝蒋令蓉伸出手说：“把你房子的钥匙给我。”

“啊？干吗？”

蒋令蓉面色苍白，问：“你你你……你要干吗？”

她那幢房子在十七层，是跳楼的最好选择。我勉强地笑笑说：“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的房子变成凶宅的，我只是想安静几天。”

“我陪你一起去！”她说。

“那我回宿舍帮你收拾东西？”杨洋问我，我点点头，她便掉头朝宿舍楼跑去。

蒋令蓉是我们学校的名人，她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她父母就在本市买了一幢小房子给她，七八十平方米，一百多万，正对着大学城，风景奇好无比。她父母是财经界新星，才四十多岁就已经腰缠万贯。蒋令蓉从小娇生惯养，她父母唯恐她住不惯集体宿舍，才买了这套房子给她，但实际上她相当享受集体生活，所以那幢房子一直空着，只有周末的时候大家才跑来看看电视、打打牌。

房子还是那个房子，我已不再是当时的我。上一次来到这里是什么时候？是两个星期以前，蒋令蓉心血来潮地买了一架天文望远镜，大家齐聚一堂准备看流星雨。广州的大学城在一座小岛上，视野奇好，用来看星星正好。我也去试那台望远镜，从天上移到地上，在建筑群中寻找政法学院，然后就看到了顾斐，他坐在图书馆前面的台阶上，旁边是一个粉嫩嫩的小女孩。那女孩我认识，是政法学院大一的唐糖，据说她刚入校时就让整个大学城为之疯狂，因为她长得美，白皙的小脸，皮肤好得令人发指。一双不大的眼睛，眼角却弯弯翘起，非常妩媚。有人说她长得像刘亦菲，也有人说她长得像汤唯。无论像谁，总之是个美女。

关于审美这件事，男人和女人的感觉是不同的。我并不觉得唐糖漂亮到哪里去，但无疑那种温柔娇滴滴的性格却很容易赢得男生的好感。顾斐是怎么跟唐糖混到一起去的？我当即就打电话给顾斐，问他在干什么，他说：“下周有个辩论赛，与同学在对题目。”

我问：“什么同学？”

他装傻：“什么什么同学？就是普通同学咯！”

我挂掉电话就朝外跑，蒋令蓉和杨洋一脸诧异：“婉真你干吗去？”

“战情敌！”我毫不犹豫。

对于感情，你不得不承认男生永远没有女生敏感。顾斐不见得会是那种见到美女就忘乎所以的人，但唐糖对顾斐却不是那么简单。镜头里她怀抱书本，刻意地歪着脑袋抬头看

顾斐，一脸认真地盯着顾斐指给她的书上的内容，偶尔抬头，眨巴着眼睛问顾斐问题，表情里却充满渴望。这个画面说明了太多，没有人会这么做作地跟男生相处，倘若有，那么十有八九，她都有别的目的。

要么是我想太多，要么就怪那台望远镜太好，总之，唐糖的举手投足都让我寒毛竖起，充满危机。

从蒋令蓉的房子到政法学院至少二十分钟的车程，我来不及等公交车，见到熟人就抢来了人家的自行车朝政法学院骑去。十分钟后我出现在顾斐和唐糖面前，他们还在讨论题目，见到我，顾斐一脸诧异，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我气喘吁吁，没回答他，倒是盯着唐糖看，唐糖先是装出一副无辜的表情，接着给了我一个眼神，那个眼神写着挑衅、写着心知肚明、写着那又怎样。我了然于胸，当场并未发作，只是对顾斐说：“哦，闲得没事干，来看看你。”

“可是我今晚会很忙，辩论赛下周就开始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看着你们忙。”

那天我跟顾斐以及顾斐的同学们厮混，看着他们讨论题目、商量策略，唐糖的表现从头到尾都合情合理，当着我的面，她也不敢太放肆，可是偶尔，她也不忘抬头看我一眼，温柔且信心十足地冲我笑一笑。这个婊子！她胆子真大。

到了夜里讨论终于结束，大家纷纷散开，唐糖也恭敬地跟顾斐道别：“那么学长，我先回去了。”

顾斐竟然还傻乎乎地说：“我送你回宿舍。”

我立即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不行，你送我回去。”

顾斐回头，有点怪异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微笑着揽住他的胳膊，看向唐糖。唐糖也微笑，故作可爱地吐了吐舌头道：

“学长你还是送嫂子吧，明天见！”

“明天见”那三个字分明是说给我听的，我纵使气得牙痒痒，也没办法表示什么。回去的路上顾斐才疑惑地问：

“婉真你到底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我说，又问他，“你说，将来你会不会喜欢上别人？”

“为什么会这么问？”

“班上有个女生被男友劈腿，哭得好可怜。”我说。

顾斐伸手揉揉我的头发，温柔地说：“想什么哪，我才不会这样。”

“你发誓？”

他举起手：“我发誓，永远不移情别恋，爱婉真到永远。”

——但两个星期以后他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，当我质问他的时候，他也曾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

但我要对不起有什么用？

没多久杨洋就收拾了一点日常用品赶过来，她跟我是上下铺，我的一切她都最了解。蒋令蓉的冰箱里还有几瓶啤酒，我打开了一瓶兀自喝着，蒋令蓉和杨洋面面相觑，最后也拿来杯子陪着我喝。蒋令蓉小声地劝我：“婉真你要是想哭的话就哭一会儿好了。”

杨洋反驳她：“婉真会是大哭的那种人？别开玩笑来了，我们喝酒就好。”

都是没怎么遇到过挫折的人，所以也都不怎么会安慰人。这种时候能表达女生情谊的最好办法就是集体骂唐糖，可惜我们仨都太清高，不屑于在人家背后讲坏话，只好沉默着。傍晚的云被夕阳照成金红色，站在高处向远处望，整个大学城都被笼罩在一种奇妙的氛围里，像是遭了天谴的孤岛。我还记得刚来这里的时候我有多兴奋，整整一座岛，十所大学，到处都是葳蕤的树丛与鲜花，远处是宽阔的珠江，偶尔有货轮经过，就能听到汽笛的声音。那时我跟顾斐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到处乱逛，我们都是北方长大的孩子，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茂盛的植物，都惊讶得合不拢嘴。又或者那时的我们就是太简单，随便看到一点什么都很容易快乐起来。而如今风景已经看腻了，我熟悉这座岛的点点滴滴，就如同是熟悉顾斐的点点滴滴。当顾斐变成了我的陌生人，那么岛也跟着变成了荒岛，异常萧瑟。

我不胜酒力，两瓶就醉了，蒋令蓉和杨洋好心把我扶到床上，替我打开空调，盖好被子，问：“要不要陪你睡？”

“不用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好好的，明天我们来看你。”蒋令蓉将手搭在我的额头，很是怜惜地说。

杨洋则是一如既往的强悍，她对我说：“秦婉真你最好快点振作起来，这么弱会被人笑话的！”

“我已经是笑话了。”我灰心地。

“没出息！”她翻我白眼。

接着她们都走了，灯被关上，整个世界黑暗无声。我把被子拉上去，盖住脑袋，刚闭上眼睛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
我承认我没出息，但这是我第一次失恋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与顾斐在一起五年，是我最快乐的五年，我从来没想到我们会有这么一天，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，白头偕老，他上班赚钱，我相夫教子，哪怕平淡得不值一提，对我而言也是莫大的荣幸。谁知道我会这么天真，竟然真的相信天长地久这回事。抑或者是我太脆弱，不过是失恋而已，竟然会溃不成军。

第二天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：我打算休学一年。

杨洋一听就眉毛皱起，问：“休学？你打算干吗？怎么跟你爸妈说？”

蒋令蓉则十分宽容，道：“如果休息休息能快乐一点的话也好，杨洋你随她去，反正学校那么多人都休学了，还不是照样过得好好的。”

我的这两位好朋友性格截然相反，一个理智谨慎，一个盲目乐观。在蒋令蓉的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，再复杂的问题也会有答案，人生就是一条上坡路，日子会越过越好……而在杨洋看来，生活就是游走在悬崖边上，走错一步就是粉身碎骨，当然，走对了就会离危险越来越远。

我们三个能成为好友既是必然又是偶然，学校里四人一间宿舍，我和蒋令蓉都读服装设计，杨洋和另一名女生读新